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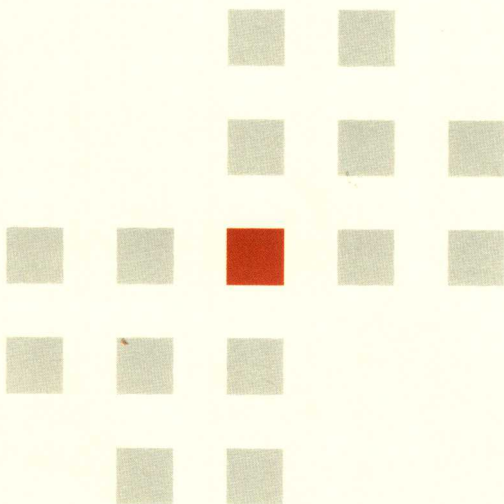


百家文库
BAIJIA WENKU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 比较研究

SONGBABEN WANGYUN YU GUANGYUN
BIJIAO YANJIU

夏能权 蔡梦麒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40109) 最终研究成果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比较研究

夏能权 蔡梦麒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宋跋本王韵为立足点,综合唐五代各种韵书残卷及其他传世文献,从语音、文字、训释等方面对宋跋本王韵和《广韵》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旨在分析从《切韵》到宋跋本王韵再到《广韵》一系韵书的流变,归纳宋跋本王韵与《广韵》的相承性和差异性,探究差异的成因,填补语音之外的文字、训释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空白,为中古汉语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积累和方法积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比较研究/夏能权,蔡梦麒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67-1113-7

I. ①宋... II. ①夏... ②蔡... III. ①《切韵》—研究 ②《广韵》—研究 IV. ①H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8181号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比较研究

SONGBABEN WANGYUN YU GUANGYUN BIJIAO YANJIU

作 者:夏能权 蔡梦麒 (著)

责任编辑:贾志萍 责任校对:全 健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印张:18.25 字数:358千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113-7

定 价:58.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251(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jzp@163.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言

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是韵书史上一座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在汉语语音史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陆法言原书已亡佚,世传《切韵》《唐韵》等韵书均已残缺,难窥全豹。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开始修订的《广韵》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明清两代学者一直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切韵》系韵书来研究。成书于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后由宋濂题跋,这一版本简称“宋跋本王韵”“全本王韵”或“王三”(以下以“王三”指称该书),是距《切韵》年代最近的全帙,比《广韵》早了300余年,该书历尽尘封与流落,于1947年才得以重现于学人眼前。

从《切韵》到《广韵》,其间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因为只有“王三”与《广韵》是全本,所以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就集中到了两书之上。有关两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校勘研究,《广韵》校勘以周祖谟的《广韵校本》、葛信益的《广韵丛考》、余迺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等成绩最为卓著,而龙宇纯的《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则是目前为止校勘“王三”用工最甚的著作;二是以“王三”与《广韵》为分析材料研究中古语音系统,陈澧、高本汉、黄侃、周祖谟、陆志韦等人在研究《广韵》音系方面各有成就,李荣、邵荣芬在利用“王三”研究中古音系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赫赫名家,皇皇著述,驽钝如我辈者,如何敢触及这两部中古韵书经典之作?

所幸的是,在对两书研究成果的爬梳整理中,我们发现关于两书的比较研究尚有可为的空间。余迺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龙宇纯的《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涉及两书材料的对比,但其目的是校正一部书,没有进行系统的比对研究;邵荣芬的《切韵研究》曾将“王三”与《广韵》上下字系统对比排列;古德夫的《汉语中古音新探》有多篇论文涉及“王三”与《广韵》的注音比较,指出《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语音实际并非完全相同。一言以蔽之,两书语音比较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欠充分,而语音之外的文字、训释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展开。

于是,自2006年以来,我们致力于“王三”与《广韵》的比较研究,从语音、文字、训释等方面探求从《切韵》到“王三”再到《广韵》的相承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

异性。2013年,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获成功立项(项目编号:13YJC740109)。受此鼓舞,我们萌生了将两书比较研究成果撰成书稿的念头。经过近三年的研究、思索和撰写,我们终于完成了拙稿“宋跋本王韵与《广韵》比较研究”。

本书以“王三”为立足点,综合唐五代其他韵书残卷及其他传世文献,从语音、文字、训释等方面对“王三”与《广韵》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旨在分析从《切韵》到“王三”再到《广韵》一系韵书的流变,归纳“王三”与《广韵》的差异性,探究差异的成因,为中古汉语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积累和方法积累。

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为“绪论”,从体例、版本、价值等方面介绍“王三”与《广韵》,概述两书的研究现状,并对比较研究的材料与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二篇为“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反切比较研究”,从宏观上归纳两书语音之同,从微观上比较两书在处理小韵、小韵语音、切语用字、又音取舍、个体汉字读音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成因,并阐述了这些差异对音韵学研究、韵书编纂等的影响。第三篇为“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体字比较研究”,分析了“王三”的重文表述形式及重文中的非异体现象,归纳“王三”异体字的类型,总结两书异体字的异同,并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差异的成因。该篇以异体字为视角,探求从《切韵》到“王三”再到《广韵》的不同文字层次。第四篇为“宋跋本王韵与《广韵》词义训释比较研究”,分析了“王三”的训释术语和训释体例,从训义相同、异训同义、异训异义、义项增减四个方面归纳两书训释的异同,并从编纂者的主观因素和语言发展的客观因素两个角度探析训释差异的成因。

庄子曰:“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拙稿之于前贤时哲巨制,犹如燭火之于日月。然天地之大,既有日月之光芒万丈,亦有燭火之微光闪烁。若拙稿能烛照中古汉语研究的某一小小角落,我们即得偿夙愿、有幸之至!

夏能权 蔡梦麒

2016年5月

目次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	2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	2
第二节 《广韵》	6
第二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研究概述	9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研究概述	9
第二节 《广韵》研究概述	13
第三章 材料与方法	17

第二篇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反切比较研究

第一章 比较研究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反切的意义	20
第二章 反切材料整理说明	24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反切校勘说明	24
第二节 宋跋本王韵小韵反切补正表	29
第三节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小韵整理说明	43
第三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小韵反切比较研究	46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小韵反切异同概况	46
第二节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切语差异原因分析	48
第三节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置小韵分析	62
第四节 宋跋本王韵被并小韵分析	69
第五节 《广韵》未收小韵分析	74
第四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个体汉字语音差异研究	85
第一节 材料整理说明	85
第二节 个体汉字语音差异表	88
第三节 个体汉字语音差异原因分析	136
第五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语音差异的影响	152

第三篇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体字比较研究

第一章 宋跋本王韵重文研究	164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重文概况	164
第二节 宋跋本王韵重文表述形式	165
第三节 宋跋本王韵重文中的非异体现象研究	171
第二章 宋跋本王韵异体字研究	189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异构字研究	189
第二节 宋跋本王韵异写字研究	197
第三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体字比较研究	203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体字之同	203
第二节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体字之异	206
第四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异体字差异成因研究	213

第四篇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词义训释比较研究

第一章 宋跋本王韵训释研究	226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术语体系	226
第二节 宋跋本王韵训释体例	231
第二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词义训释比较研究	240
第一节 训义相同	240
第二节 异训同义	242
第三节 异训异义	256
第四节 义项增减	260
第三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训释差异成因研究	266
第一节 编纂因素分析	266
第二节 语言演变因素分析	274
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84
-----------	-----

第一篇

绪 论



第一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

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简称“宋跋本王韵”“全本王韵”或“王三”（本书在未指明的情况下，一律以“王三”指称该书），是距《切韵》年代最近的全帙。该书原藏于清宫内府，清亡时被溥仪携带出宫，流于厂肆。1947年，因唐兰及其友人于思泊、马叔平之力，乃得复归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传本

陆法言的《切韵》问世后，“时俗共重，以为典范。然苦字少，复阙字义”，故不少人致力于对《切韵》进行补充和完善，为之刊谬、增字、补训，王仁昫即为其中一员。王仁昫，唐朝人，名不见经传，其里籍、行迹史书无载。《刊谬补缺切韵》序下题“朝议郎行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字样，据此我们大抵知道他字德温，曾任衢州信安县尉。

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简称“王韵”）有三种版本，分别出自敦煌遗书和故宫内府，我们通常把它们称作“王一”“王二”“王三”。

“王一”：此本出自敦煌千佛洞藏书室，故又称为“敦煌本王韵”。20世纪初被法国人伯希和劫去海外，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1934年，刘半农远赴法国，抄录了敦煌本王韵残卷（馆藏P2011），收入《敦煌掇琐》中。但刘抄本错误较多，姜亮夫重新摹写后收入他的《瀛涯敦煌韵辑》中。后来，北京大学的魏建功、罗常培又将姜亮夫摹写本收录于《十韵汇编》中。

“王二”：此本是20世纪20年代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故宫内府整理书籍时发现的，曾经唐兰手写，后由延光室摄影流传，在三本中最早刊行于世，简称“内府本”。因书末附有明朝项子京跋，故又称“项跋本”。全书系统混杂，与《切韵》大异，多残缺。王国维认为它是王仁昫用长孙讷言注和裴务齐注重修的版本，周祖谟不以为然，他认为该书“是某家用长孙、王仁昫等书增补改编的，至于是否为裴务齐所编，还是一个问题”。

“王三”：此本因卷尾有明朝洪武年间宋濂跋语，故又称为“宋濂跋本王

韵”，简称“宋跋本”。与前两种相比，它是流传至今的唯一的完整的基本完整的版本，学术价值最高。

现今能见到的“王三”版本有四种：

一为“唐兰跋本”：194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出了影印本，影印本卷首加了说明，书名为《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并附有唐兰跋。

二为“《唐五代韵书集存》本”：此书由周祖谟编辑，其中收录有“王三”，底本采用的是194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三为“续四库本”：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50卷中，前有说明，后有唐兰的校和跋，同样以194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为底本。

四为“龙宇纯校笺本”：此本是“王三”的摹写本、重抄本，书前有序言，后附校笺，末为附录。作者龙宇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此校笺为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任职时所作，并请人誊写而成。

二、写作年代

“王三”没有明确标注写作年代，但考察书中的避讳情况得知：先韵“渊”字下注云“武帝讳”，“渊”字未缺笔；真韵“民”字下注云“文帝讳”，“民”字未缺笔；之韵和志韵“治”字下注云“大帝讳”，“治”字亦未缺笔；铕韵“显”字下注云“今上讳”，“显”字缺末笔。唐中宗名“显”，可知“王韵”作于唐中宗时期。再考察“王三”的序言。序文云：“大唐龙兴，廉问寓县。有江东道巡察黜陟大使史平侯嗣先者……爰庙衢州，精加采访。”这段序文说明了王仁昫写作“王韵”的缘由。当时王仁昫正在衢州信安县当县尉，正是这位黜陟大使采访了他为官的情况，又知他善于著书，叫他写《刊谬补缺切韵》的。唐兰在跋语中说：“按武后末年，传位中宗。神龙元年，始复国号曰唐，此所谓大唐龙兴也。二年，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过而进退之。此所谓黜陟大使也。然则此书之作，当即在神龙二年（西元七〇六）矣。”他推断此书作于神龙二年，可谓有理有据，这一结论为学界所公认。

三、版本情况

“王三”全书共24幅，以两纸合为一幅。除首幅外，其余都是两面书，共47面。每幅各高25.5厘米，长47.8厘米，原书最初当为册子本，后改作“龙鳞装”，先以一面书取首页粘于命纸上，第二页接首页尾，只用右纸边粘于命纸上，其余各幅亦用右纸边相粘，每幅纸边相粘处间距均约一厘米，此所谓鳞次相积之意。因在收卷时各页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若旋风，故又有“旋

风装”之称。这样装成一卷，卷舒开来，翻检使用如翻现在的书册，既能保护书卷，又便于阅看，充分表现了我国良工巧匠们的聪明才智。每面有朱丝栏，书法端正，一丝不苟。每面 35 行，自四十耕韵起为 36 行。每行释字十个左右，正文用大字书写，注文用双行小字书写。

卷首题“刊谬补缺切韵序”，次行题“朝议郎行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序文后题“陆词字法言切韵序”。序文以后是平声韵，共 54 韵，不分上、下平声；次为上声韵，共 52 韵；次为去声韵，共 57 韵；次为入声韵，共 32 韵。平、上、去、入均先列总韵目，再分列各韵。

卷末有明代宋濂的跋语：“右吴彩鸾所书《刊谬补缺切韵》。宋徽庙用泥金题签，而前后七印俱全。装潢之精，亦出于宣和内匠。其为真迹无疑。余旧于东观见二本，纸墨与之正同，第所多者，柳公权之题识耳。诚稀世之珍哉！翰林学士承旨金华宋濂记。”

此书由宋至清一直藏于帝王内府，书上除“宣和”印记外，还有“乾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等印记。清《石渠宝笈》对其有著录，名为“唐吴彩鸾书唐韵”。吴彩鸾据说是唐文宗太和时人。云此书为吴彩鸾所书，书中找不到确实证据，但字是写得非常俊朗的楷书，唐兰说类似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的字体。也许正因为这一写本书法优异，才为人珍爱，竟完整地保存了一千多年。

四、书写体例

王仁昫定的书写体例很好。每纽纽字下先出反切，后出训解，异体或又音一般列在训解之后，最后记一纽字数。这样按音检字，甚为便利。

韵目数次和每纽字数都用朱书。王仁昫根据“旧本墨写，新加朱书；兼本缺训，亦用朱书”的指示，“谨依《切韵》增加，亦各随韵训注”，并不更动《切韵》大韵、小韵、韵字的次序，而是采用“所有增加字并朱书，其训即用墨书”的方法，使人一看就明白哪里是《切韵》原文，哪里是王氏所增。从序文可知，王氏是有意保存《切韵》原貌的。

可惜“王三”这个写本没有严格遵照王氏意愿，却一律改成墨写，只有各韵上的韵次数字墨色稍淡，当是朱书，所以看不出哪里是陆氏原文，哪里是增加字了。

有时由于一时疏忽把上下两个字写颠倒了，写者就在旁边加一小钩作为标识，如“羈”字反切“宜居反”，反切上下字误倒，“居”字旁有一小钩。如果误衍某字，就在旁边加一圆点识之，如“蛾”注文为“蚕蛾顷”，“顷”误衍，旁有一圆点。注文与正文相同的字用“𠂔”表示。

五、该书主旨

“王三”序下小注云：“刊谬者谓刊正讹谬，补缺者谓加字及训。”所谓刊谬，即改正《切韵》的错误；所谓补缺，即增加字及其训释。小注点明了“王三”的主旨。

王氏对《切韵》的刊正，据唐兰统计，共有12处，见《刊谬补缺切韵》跋，此不赘述。

关于“补缺”，一是增加了两个韵部。陆法言《切韵》原书现已不可考，据文献和残卷可知全书共分5卷（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王氏增加了广、严两韵（“王三”上声韵目“广”下注云“陆无韵目，失”，去声韵目“严”下注云“陆无此韵目，失”），全书共195韵。二是增加了一些小韵。增加的小韵一般写在原有小韵之后。陆氏《切韵》大约有小韵3400个，我们把“王三”因讹误而脱漏的小韵反切补充出来，全书共有小韵3645个，比《切韵》增加了200多个小韵。三是有的小韵增加了一些同音字。这些新增字一般写在原有字的后面。据周祖谟考证，陆法言原书不会多于11000字，我们将“王三”中基本能看清的正文（如正文不清晰，但下有注文的，补充正文再加以统计）逐个加以统计，共有17059字，增加了6000余字。四是增加了一些字的解释，增加了一些异体字的说明。陆法言的《切韵》注释简单，一般不注明出处，有的甚至省略注释，以注音为第一要务，且不正字形，而“王三”的正字加训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切韵》的不足。

六、该书价值

《切韵》是对前代韵书的继承和发展，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一座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在汉语语音史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陆法言原书已亡佚，世传《切韵》《唐韵》等韵书均已残缺，难窥全豹。宋初官修《广韵》一书，上距隋唐年代久远，中间改易又多。作为现今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接近《切韵》的修订本，“王三”对考察陆法言原书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现代学者依据“王三”，把《切韵》研究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凭借这些研究成果，时贤们能使《切韵》系韵书更好地发挥“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中枢作用，为语音史的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在文字学上，“王三”保存了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俗字异体，对汉字史以及文字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在训诂学上，“王三”中保存的字义训释对训诂学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古代文献中有关字义的

考释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王三”不仅是一部韵书,还兼有字书之用,在文字训诂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节 《广韵》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陈彭年、邱雍等人奉诏修订《广韵》,该书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又叫《广切韵》,“广韵”即为“增广《切韵》”之意。《广韵》是以《唐韵》和“王三”等韵书为基础修订的,卷首明确指出,根据的是陆法言纂本,长孙讷言笺注,郭知玄朱笺三百字,关亮、薛峋、王仁昫、祝尚丘、孙愐、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增加字等,是集《切韵》后韵书大成的著作。

一、《广韵》体例

在编排上,《广韵》首先以四声为纲,按四声分卷,上、去、入声各为一卷,平声因字多分为上下两卷,共5卷;分206韵,计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其次以韵目为纬,其韵目以数字来标明次第。每个韵目下统辖的字都属同韵,在同一韵中,凡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字归在一起,组成一个同音字组,即小韵,也称为“纽”,用圆圈隔开,每一小韵中第一个字(即小韵目,也称“纽字”)后都用双行小字加以注释,其次序是先释义,后注音切,最后用数字标明该小韵包括的同音字数;音有异读者,则在释义后用“又某某切”或“又音某”个别注明;字有异体,即附于本字之下。

与“王三”相比,《广韵》增加了11韵,即从“真、轸、震、质、寒、旱、翰、曷、歌、哿、个”11韵中分别分出“淳、准、稕、术、桓、缓、换、末、戈、果、过”11韵。《广韵》对“王三”某些韵目进行了更改,如将“欣”改为“殷”,将“广”改为“俨”,将“严”改为“酹”,将“映”改为“敬”,将“怙”改为“帖”等。《广韵》韵目的排列次序以及四声相承(入声与平、上、去一一相配)来自唐李舟的《切韵》,它将“王三”中一些韵的次序加以合理调整,如将“谭”“谈”降到“侵”之后,将“蒸”“登”调到“尤”之前。

二、《广韵》版本

刊本:现存《广韵》刊本,通常可以见到繁注本和简注本两种。繁注本是宋人的原注本,简注本是元人根据宋人版本删减而成的。繁注本和简注本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注文的多少有异,个别韵收字多少也略有不同,但音系是相

同的。

繁注本主要有四种：一是张氏泽存堂本，此本是清初张士俊据汲古阁毛氏所藏南宋国子监本及徐元文所藏南宋国子监本校订重刻的，有木刻本，也有影印本。二是古逸丛书本，此本是清光绪年间，黎庶昌根据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的宋刻本影刻而成的，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即据此本。三是宋刊巾箱本，这是一种64开小字本，《四部丛刊》本所收即据此本。四是黄三八郎本（《钜宋广韵》），此本由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闽中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私刻而成，国内一度失传，1889年顾沅以南朝小铜佛自日本山荣家换得一部，20世纪70年代归上海图书馆。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现藏上海图书馆的顾沅旧藏本影印出版此本，原缺入声一卷，顾氏原用元人简注本配补，影印时换成《四部丛刊》影宋本。简注本主要有元泰定本、明内府本。此外还有曹刻棟亭五种本，内容有详有略，是一种混合本。

这些刊本中，流传最广的是张氏泽存堂本。

校本：《广韵》年代久远，且刊本不一，因而给后人查阅造成了一定困难。为了方便后人，尽量还原《广韵》旧貌，很多学者对《广韵》作了校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周祖谟的《广韵校本》。《广韵校本》以张氏泽存堂本为底本，参照当时所能见到的《广韵》刊本，参考20多种唐写本残卷，同时吸收清段玉裁和近代王国维、赵万里的校勘成果精校而成。

二是余迺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此本将校文注于天行，又将补订的又音注于书脚，共补订又音8000余条。为方便读者检索，还附有检字表。

三是蔡梦麒的《广韵校释》。此本亦以张氏泽存堂本为底本，比勘古今善本及诸家校释，择善而从，精加校订，对错讹现象、校改理据、辨析情况都有详细说明。此外，该书为《广韵》标点，注明了小韵古音的地位，标明了汉字又音的有无，并注以现代读音，附以部首、音序检字表。可以说，此书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便于阅读和检索。

三、《广韵》价值

《广韵》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它在当时的文人学士心目中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必须遵循的音读典范。在语音上，它的影响力并非局限于当时，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和反切，而《切韵》《唐韵》又已亡佚，所以在完整的《切韵》被发现之前，它就成了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材料。陈澧作《切韵考》依据的是《广韵》，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研究中国隋唐时代《切韵》

所代表的中古音，依据的韵书也是《广韵》。不仅如此，研究上古音和近代音也需要根据《广韵》上推下演。在音韵学史上，《广韵》一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广韵》虽为韵书，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标注反切，而且兼顾文字的形义，有详细的说解，对文字的异文别体也都做出了说明。可以说，它保存了文字的古音、古形和古义。凡见于《说文解字》《字林》《玉篇》等字书的文字，《广韵》几乎备载无遗，且有所增加，因此，我们可据以了解文字的音形义。《广韵》是一部韵书，更可说是一部按韵分编的词典，乃“唐以前文字训诂之总汇”。同时，它又具有类书的性质，有些后代已失传的典籍，有赖于《广韵》注释所引而得以存世。因此，《广韵》对于研究文字学、训诂学、汉语史以及阅读古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章 宋跋本王韵与《广韵》研究概述

第一节 宋跋本王韵研究概述

一、“王三”音切研究

学界对“王三”音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系联反切上下字，整理其声类和韵类。如董同龢的《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李荣的《切韵音系》（语言学专刊第四种，中国科学院，1952年）、邵荣芬的《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即属此类。董同龢注重保持“王三”原貌，“我的目的只在就反切论反切”^①，对切语的错讹之处也不加更改，“如果有什么意见，我是在系联的结果的后面分别注明”^②。李荣精校反切，采用互补原则来系联，这种办法比陈澧的又音系联科学得多；同时，李荣列表展示了“王三”反切上字在各等里的分布情况，为全面观察与分析反切上字的分布规律和解决介音问题打下了基础。邵荣芬是在李荣所校反切的基础上系联上下字的，因而两人的系联结果基本一致，邵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王三”与《广韵》上下字系统对比排列，便于比较。

相较而言，董同龢的系联法较为粗疏。诚然，他保持“王三”原貌的初衷是可取的，且这种做法对反切下字的整理还算合适，因为切下字的错讹基本只涉及一个小韵，加条按语，一目了然。不过，切上字错讹有时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小韵，一一加以按语的做法不切实际。事实上董同龢对切上字的错讹之处很少加按语^③，因而董、邵两位大家在切上字的系联上颇有分歧。如董同龢将滂

① 见董同龢《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第549页。

② 见董同龢《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第550页。

③ 董同龢的上字系联材料引自古德夫的《汉语中古音新探》。古德夫云：“此表据董同龢氏系联结果。”

母系联为两类：①普、配、铺、匹、滂；②抚、敷、芳、披、妃、孚。邵荣芬的系联结果如下：①滂、普；②譬、匹、疋（即匹俗书）、抚、孚、敷、披、芳、妃。这两种系联结果区别很大，关键在于两个小韵切上字的校勘。“王三”质韵匹小韵注文为“配卅尺”，董将“配”看成了该小韵的切上字，而“配”音“普、佩、反”，于是将“普、配、匹”系联在一起。实际上，“王一”中“匹”字注文为“譬吉反。配；一曰卅尺”，“王二”“切三”^①和《唐韵》并音“譬吉反”，“王三”当补切语“譬吉反”再作系联，李、邵二位的做法正是如此。另有贿韵琲小韵，注文为“铺罪反。珠五百枚。亦作斐”，切上字“铺”误，龙宇纯、李荣、邵荣芬都认为当改为“蒲”或“菰”，理由是“切三”和《广韵》作“蒲”，“王二”作“菰”。而“铺”在“王三”中有三音——抚扶反、普胡反、普故反，自然可归到普类。于是董同龢按照“王三”原貌将“普、配、铺、匹、滂”系联为一类，邵荣芬按照校勘后的切语将“滂、普”系联为一类，而将“譬、匹、疋、抚、孚、敷、披、芳、妃”系联为一类。

二是探索“王三”切语规律。陆志韦的《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中国语文》，1963年）对“王三”反切上下字的开合、等第、清浊搭配关系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概括出“王三”反切有如下几种趋势：切上、下字的搭配，要求一定的洪细协调；切上字规避合口字，去声字和二、四等字；少用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切下字；切下字集中用牙喉音字；切上、下字的清浊搭配上，洪音字的反切避浊浊，细音字避清清。此文深化了我们对反切的认识，无疑在汉语音韵史上有重要意义。龙宇纯的《例外反切研究》^②将例外反切分为两大类：第一，反切上下字之间的交互影响。有三种情况：①凭下字定声母；②凭上字定韵母、等第、洪细；③凭上字定韵母开合或上字与所切字双声叠韵而以下字改调。第二，字母之间的混用。有四种情况：①从与邪混用；②床三与禅三混用；③喻三与匣混用；④喻四与定混用。龙宇纯指出，“王三”中这种例外反切超过一百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潘悟云的《反切行为与反切原则》（《中国语文》，2001年）以“王三”反切作为基本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分析反切行为，总结出最基本的反切原则，对声、韵、介音与反切上下字的基本关系作出一致性解释。

三是研究“王三”又音。如黄典诚的《反切异文在音韵发展研究中的作

① 指周祖谟编的《唐五代韵书集存》中收录的笺注本《切韵》一中的斯二〇七一，该残卷通称为“切三”。

② 龙宇纯的文章载于196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笔者没有找到此文，对该文的有关介绍摘自《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第147页。